

那一声“嘭”，是年的胎记

□曾久生

年味，或许并非某种确切的气味。当记忆之门被时光的手轻轻推开，它更像一束突如其来，蓦然照亮心底某个蒙尘已久的角落——那几有声音在回荡，有温度在蔓延，还有一股莽撞的风，卷着故乡湿润的泥土气，不由分说地把我整个儿攫回赣南那片温润起伏的山水之间。

故乡南康唐江，便是在这山水怀抱里，将“年”过成了一场漫长而虔诚的仪式。序曲是无声的，是冬阳斜斜地切过天井，在主妇们晾晒的腊味涂上釉光。真正的开篇，总要等到腊月深处，等到那一声石破天惊的——“嘭！”

在赣南，这声“嘭”，是刻在年轮上的胎记，来自那口蓬松香脆的“米炮”。一入腊月，孩子们便成了最敏锐的哨兵，只为捕捉一个信号：木塘村爆米花的李师傅，快要来了。

消息伴着炊烟传来。某个霜浓的凌晨，母亲温热的手将我摇醒：“快起，李师傅开炉了！”睡意骤然消散，我胡乱套上棉袄，提起装着干糯米的布袋，抓上松柴，便冲进迷蒙的寒夜里。

在老屋门前，此刻刻成了喧腾的海洋，人人手里都提着一“念想”。寒风凛冽，可每口呼出的白气里，都跳跃着灼热的期待。

坪上，篝火燃成寒夜里搏动的心脏。李师傅，高高的身材、瘦削的脸，沉默如老竹根。他那台乌黑的爆米花机，横架于火上，像一尊沉睡的法器。他一手摇着嘎吱作响的转柄，一手拉着“呼啦”的风箱，火舌贪婪地舔舐锅体。我们围成半圈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既怕那即将到来的巨响，又渴望着巨响后的奖赏。

等待，是一场集体的修行。李师傅瞥一眼气压表，威严地起身，周遭瞬间寂死。只见他将滚烫的“黑葫芦”对准一个打着无数补丁的麻

袋口。“要响啦！”我们死死捂住耳朵，却又从指缝里偷看。李师傅脚下一踩——“嘭！”

一声闷雷炸起。老人们说，这响声能驱赶旧岁灾厄。与此同时，大团乳白蒸汽如蘑菇云轰然升腾。紧接着一股最原始的谷物焦香，霸道地撞入每个人的鼻腔——那是阳光、泥土、雨水与火共同炼出的灵魂之香。

待蒸汽稍散，麻袋已鼓胀如丰饶的羊肚，装满微黄的米花。守在一旁的孩子，总是第一个伸手，抓起滚烫的一把，塞进嘴里，“咔嚓”轻响，带着甜意的暖香便在口中化开，烫得直吸气，幸福却在眯缝的眼角满溢开来。更动人的是分享：每一家爆好，主人总会抓起几大把，笑眯眯地塞给周围眼巴巴的别家孩子。

凌晨的守候、震耳的惊雷、慷慨的分享，构成了“年”的第一个华彩乐章。那一袋袋扛回家的收获，将被熬成甜蜜的“炒米糖”，成为正月里待客的“果子盒”中，最朴实亲切的一员。

爆米花的一声惊雷，像一记定音鼓，正式为“年”定调。之后的节奏，便转入舒缓绵长的“行板”。

腊月二十四，祭灶。黄昏，母亲用素净的青花碗碟，盛上炒米糖与清茶，恭敬摆在灶前。炒米糖又甜又黏，都说要粘住灶神的嘴，其实是粘住了一家人对甜美生活的全部期盼。祭灶过后，一种郑重的宁静便弥漫屋子，好像天地神明都在静静看着，容不得半点轻慢。

接着是扫尘，一场盛大的“辞旧”。竹竿绑上新砍的竹枝，蒙上旧布，便成了法器。父亲和叔伯们举着它，从房梁到墙角，每一寸旧尘都被无情驱逐。尘埃在穿过天井的光柱里疯狂飞舞，像无数被送走的旧岁幽灵。扫尘过后，老屋宛如卸下一身疲

惫，清清爽爽，只余那一抹抹鲜艳的“红”来加冕。

食物，是这一切仪式最温暖踏实的落脚点。最厚重的一笔，莫过于大甑里经历漫长修炼的“荷包胙”。四方块猪肉，用炒香的米粉与香料包裹，以干荷叶牢牢缚住，放入大甑中，经受六七个小时文火的锤炼。当最终揭开荷叶时，那股混合了肉脂、米香与荷叶清气的复杂香气，能拥有让一切喧哗失语的魔力。

与之相比，“雪片糕”的甜，则是另一种精致含蓄的诗意。老师傅选用上等糯米，细细炒过，磨粉，再与猪油、白糖相遇，经过多道繁复工序，成就那寸宽片薄、洁白如雪的糕点。吃时需用一层层轻轻揭开，送入口中，软润的清甜不疾不徐地化开，犹如把美好的日子也拉得绵长。长辈递来时，总要配上那句老话：“这是‘红军糕’，以前他们行军吃的，顶饿，也甜心。”于是，那抹清甜里，便融进了一缕带着红色的历史回甘。

年夜饭前的祭祖，是最静穆庄严的章节。八仙桌擦得锃亮，摆上全鸡、全鱼、硕大的荷包胙。父亲领着男丁恭敬跪下，低声汇报着一年的光景。待香燃尽，这些菜肴被重新热过，端上团圆桌，方才完成从“敬神”到“悦人”的温暖转换。此刻，每一道菜都被赋予了亲情的温度。

年初一的斋饭，是肠胃与心灵在经过连日丰盛盛宴后，一次默契的、清淡如水的洗礼与复位。而后，整个正月，便是一场持续流动、永不间断的感官盛宴，大家轮番宴请，好不热闹。

唐江的街巷里，舞龙队伍是力量与欢腾最粗犷的抒写。长龙在锣鼓鞭炮的硝烟中翻滚腾跃，所到之处，欢呼雷动。我们这些孩子追着龙灯疯跑，新衣兜里揣着红包包好的压岁钱，手里攥着舍不得吃完的

雪片糕，那震耳的喧哗、硫磺味的氣息，在口腔中炸开一朵朵名为“欢愉”的花。

当所有喧嚣沉淀，年的终章，在元宵夜以灯火与歌声庄严降临。

压轴的“唱船”仪式，将整个正月积蓄的情感，收束于一种苍凉宏大的静穆。乡人们簇拥着精心扎制的龙船来到河边。在长者苍劲悲凉的领唱声中，众人齐声应和。那歌声没有丝竹伴奏，只有人声最纯粹磅礴的力量，起伏如赣南的群山，流淌如面前的章水。那是客家人千年迁徙、扎根、守望的生命史诗。最后，龙船在河滩上被点燃，火光冲天，化为青烟融入夜空。火光映照每一张仰起的脸庞，那上面交织着松弛、不舍，以及一种被彻底涤荡后的清澈平静，犹如所有祈愿、欢腾与疲惫，都随着那缕青烟，安然交付给了渺远的上苍。

年，就这样落幕了。人们拍拍烟火气，重回春耕的日常。然而，某些东西已被深深雕刻。被荷包胙慰藉过的肠胃，被舞龙光影浸润过的眼眸，被祭祖香火抚慰过的心灵……所有这些体验，都被木塘村那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和紧随其后弥漫天地的米花香，牢固地粘合在了一起。

如今，城市的街头也能见到爆米花，透明的机器无声旋转，吐出颗颗均匀的米花。可我再也寻不见那令心地皮轻颤的宣告，寻不见那蒸汽中裹挟着柴火气息与乡音笑语的灵魂之香。我终于彻悟：让我魂牵梦萦的，从来不只是舌尖那点酥脆的滋味。

那台漆黑的爆米花机，老屋门前不眠的篝火，李师傅被火光映照的沉静的脸，以及我们捂着耳朵、眼中迸发星光的样子……这一切，早已被岁月纳入“故乡”这个无比深广的意象之中，成了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，再也无法返回却留在心灵深处的定时炸弹——那声“嘭”，炸开的是无情流逝的岁月，聚拢的，是历久弥新的、永远的乡愁。



流坑美景。

流坑村的古建筑

□曹振瑞 文/图

两次去抚州市乐安县流坑村，都是奔着明清的古建筑而去的。

第一次是2017年的暑假，天气晴好炎热，到达时正值中午时分。那时这里还没有设为景区，可以自由参观。我们把车停在村口，站在古樟树下，一幅清新美景呈于眼前：天很蓝，几朵白云飘于空中，倒映水中，柳树依依立于湖畔，造型不一的民居在阳光的直射下显得有些白亮。这趟参观，走得有些匆忙，大致了解了这些古建筑的时代、基本格局、建筑式样以及董氏一族在此的变迁与发展。

2026年元旦，随同家人朋友又一次来到流坑。傍晚时分，抵达景区。时过八年，流坑村升格成了流坑镇，古村变成了古镇，相应地，景区面积往外拓展了数公里。入住景区民宿时，已近暮色，天色有些灰暗，柳叶在寒风中随意摇摆，把对岸的民居拨弄得若隐若现。晚饭后，架不住当地朋友的热情推荐，随意沿湖看了看，灯光秀下的古镇在夜色中有些迷幻，内心不由得对古镇的装扮有些抵触。

次日上午，天空还是有些阴沉，云层像老旧的棉被铺开，投射在龙湖水面，大片湖面像被刮了光的磨砂镜片。沿湖的古建筑错落有致，在铅灰的天空下分外古朴。几棵掉光了叶子的乌桕，挺拔向上，傲视苍穹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

村里的古建筑分布在龙湖东西两侧。西侧为单体建筑，但名气不小，如状元楼、双寿坊，流坑村史馆也是一处名宅。大多数的古建筑则位于东侧乌江之

畔，不少是建筑群，如“大宾第”“资深居”“理学名家”，大片相连。脚下的古道由大小不一、颜色多样的石块铺成，穿行于高墙之间，穿着布鞋还能体会到几百年前的石头反射给脚底的砾刺感。

绿色的苔藓稀疏地附着路旁，伸于墙角，向墙高处蔓延。墙，高大而笔直，多数由青砖砌成或斜砌而成，历经岁月的侵蚀，青色化成了黝黑、斑驳，呈现出别样的美。门，是所有主家的面子，大多数的门直接开在巷边，门框几乎都是厚重的条石，庄严肃穆是统一的品质。门脸的华丽程度却因家世或审美理念不一样而有所不同。有的简单，直接门框加上方的匾额；有的复杂，门框上部配以各式图案的艺术制品，寓意主人的宏图愿景；有的门前还有雄狮并立，彰显主人的华贵。推门而入，大户人家的照壁，是艺术之墙。那些石雕技术将无比美好的寓意，以花草、以动物，以云彩，活灵活現地表现出来。

每一幢古建筑都折射出非同凡响的成就，这里有文状元，有武状元，经商的也“商名”远播，资产丰厚，可以想见当年的科举之盛与仕宦之众。“一门五进士，两朝四尚书，文武两状元，秀才若繁星”，足见董氏族人才培养的硕果。当然，这些又得益于他们崇文重教的传统——在不少建筑的匾额、楹联上，能确切得到求证。如“理学名家”建筑群的对联“理学常存德义门，名家自有儿孙福”，还有村史馆高大柱子上的“友恭堂”“仁让堂”，等等，无一不传递出董氏族人对传统儒学思想的传承与弘扬。

流坑之行，不虚此行，是一场文化之行。

善于理财的父亲

□廖安生

我儿时居住在一个小镇的街上。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，母亲在供销社饭店当员工，算得上是双职工家庭。父母生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父母一直是很恩爱的，父亲在隔壁一个乡镇中学教书，只有周末及节假日才会回家，他看到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六个小孩，非常体恤母亲，时常教育我们要听母亲的话，多帮母亲做家务活。每次父亲回来，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做点好吃的，说父亲在学校吃食堂，伙食差、没油水。父亲总是让我们小孩吃，母亲看到大家狼吞虎咽，便会往父亲碗里夹点菜过去。

我记得，那时父亲每月有40多元钱工资，他信任母亲，每月拿30元给母亲，由母亲管家，自己只留10元来做伙食费和零用钱。

然而，在一年春节前夕，父母竟然吵架了，原因是家中过年没钱了。父亲责怪母亲没设计好，母亲满脸委屈，说这一年几个小孩都得了疱疹（在我们农村俗称为“过婆婆”），称要么以后让父亲去当家。

父亲冷静下来后，也觉得错怪了母亲，多次向我们表示以后再不跟母亲吵架了。父亲说这话，是想让子女

放心。来年，父亲刚好每月加了6元钱工资，他开始每个月存下10元钱，以备过年所用。从此，每年过年，父亲拿回这一年存下的120元回家，家中不但可以置办猪肉鱼肉、糖果瓜子，我们小孩还可以穿上一套新衣裳。平时，家中省吃俭用，到了过年，还真有了过年的样子。

自改革开放后，父母工资渐渐涨了不少，随后大姐二姐相继参加工作，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彻底改观。父亲忆苦思甜，还是精打细算，每月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攒点钱。父亲用他攒下的钱，逐步为家中购回收音机、自行车、黑白电视机，还建了一栋新房。

父亲不但自己勤俭节约，还教育我们不要大手大脚，要学会存钱，以备急时所需，办大事所用。受父亲影响，自参加工作后，我每个月也坚持存点钱，以至结婚时，我也没有向他人借款，没有向父母要钱。婚后，我与妻子共同努力，还买了房，买了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父亲70岁那年，小镇老街改建，父亲拆了那栋两层的砖木房，建起四层的钢筋水泥房，我们做子女的想出了点钱，他都没有要，说他早就准备好了。

城市之鳞(外一首)

□王家德

赣州，我的故乡
当我驱车疾速掠过它的心脏
东河大桥
我至此领略它的古老与不屈
用沉默见证了历代人的喧嚣
浪在桥下疲于翻腾
翻腾的，是心怀龙门的鱼儿

跃升啊跃升
江边那棵同样古老的大树
盛放着像叶子一样的鳞片
一旦下起雨来
东河大桥

游来游去许多可爱的鱼精灵
秘密
路，是离人的眼睛
桥，是山河的鼻梁
相望无言的铁索
是我生锈的嘴巴

一定会有一个秘密像石头
一定会有一个人把它扔进河里
我的手像泥沙一样摊开
被侵蚀的秘密
一览无遗



云崖叠翠 张永生 摄

那年春节唱红歌

□秦江月

千军万马(介支个)江边站，十万百姓泪汪汪。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，革命成功(介支个)早回乡！……

每逢听到这首脍炙人口的《十送红军》，我就心潮难平，就会想起十三岁那年，穿着妈妈的蓝色大面襟衫，站在乡村舞台上，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演唱《十送红军》的情景。

那年，我在故乡的长胜中学读初一。寒假第五天，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，天地一片白茫茫。那天，我刚做完寒假作业，正想去屋外玩一会儿，却见班主任老师陪着公社文工团团长上我家来了。他们说我学校的文艺部长，要我去参加公社文工团的大合唱《十送红军》和几个小舞蹈的排练，正月里要给乡亲们演出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。起初，我觉得自己年纪小，担心完不成任务，没吭声。当过苏区妇女干部的妈妈，一听说唱红歌，眼睛亮得如同启明星，鼓励我说：“去吧，锻炼一下也好。”我只得怯怯地答应了。

公社文工团的团员都是业余的，也没什么报酬，白天在家干活，夜晚集

中排练。乡村的雪夜格外冷，住在圩镇上的文工团员们，或提着火笔，或戴着手套，或两手套在袖筒里，陆陆续续来到公社礼堂。那时的乡村缺电，礼堂里悬挂着两盏雪亮雪亮的咝咝作响的汽灯。

二十多个大哥哥大姐姐们，分别站成三排，我这个小姑娘，则安排站在第一排的中间，宛如一株矮矮的小树，夹杂在高高的杨树林中间。要排练的节目有十多个，有三句半，有快板书，有宁都道情，有采茶歌舞，有民乐合奏等等。自然，全体团员合唱《十送红军》，是每晚排练的重点。每当团长的双手一扬起，那深沉、凝重、充满情感的歌声，就从大家的喉咙里迸发出来……

所有的节目排练了十多个晚上之后，就要正式演出了。当时，文工团长要求大家合唱《十送红军》时，必须统一着装，男演员要穿蓝色对襟褂子衫，女演员要穿蓝色大面襟衫。不管有没有这种衣服，自己都要想办法解决。那晚回到家，我把团长的着装要求跟妈妈一说，她也犯难了。那时每人每年只有一尺八寸布票，我家四口人，拢共只有七尺二寸布票，爸爸妈妈已在

夏天给我做了衬衣和裤子，布票都用完了，笃定没法再做衣服了。怎么办呢？坐在凳子上的妈妈，沉思默想了一会，说：“睡觉吧，明天我想办法解决。”

第二天，妈妈翻箱倒柜，找出了她那件在夏天穿过的蓝色大面襟衫，叫我爸爸改造成适合我穿的“戏装”。

爸爸是圩镇上手艺出众的老裁缝，也是长胜镇缝衣社的老先进。记得当时他把妈妈的蓝色大面襟衫平铺在桌子上之后，便给穿着棉袄的我量身高，量腰围，再量妈妈大面襟衫的长和宽，在他认为要改动的地方，用尺子和面粉划出白线。然后，他左手捏住折叠起来的白线，右手娴熟地穿针引线，沿着折痕快速地缝起来。不一会，爸爸就把妈妈那件宽大的蓝色大面襟衫，改造成了适合我穿在棉袄外面的“戏装”。他还特意用电熨斗把它熨烫得平整平整的，像是专为我演出的量身定制的新衣。

我穿上它，照了照镜子，似乎觉得自己从小姑娘变成了成年妇女。我叫妈妈看，她笑，我也笑。首场演出的帷幕，在公社礼堂拉开。那晚的礼堂里，座无虚席。观众们一双双饱含期待的眼睛，如同夜空里闪

烁烁的星辰。当压轴节目《十送红军》的旋律响起时，好多观众自发地站了起来，同我们一起放声歌唱。那亲切而深沉的歌声，在礼堂里久久回荡，仿佛它带领人们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，回到那个赣南人民站在秋风细雨中，含泪送别工农红军北上长征的峥嵘岁月，回到那个赣南人民前仆后继跟党走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血与火的年代……

那年的正月里，业余文工团在长胜公社礼堂里，为乡亲们演出了十多场文艺节目，以致《十送红军》的歌词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其间，我们还步行到不太远的大村落去演出。演出都在夜晚进行，文工团还没到达，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就冒着严寒，早早地坐在临时搭建于晒谷场上的戏台前面等候。每演完一个节目，乡亲们就用掌声和欢呼声鼓励我们。

有一次，因为乡亲们一再鼓掌欢呼，要求我们加演节目，待到演出结束时，夜已深沉。在远远近近的狗吠声中，步行回到圩镇上的家里，换下衣服，用妈妈留在灶上温水罐里的热水洗过脸，雄鸡就叫第一遍了。当然，我也很快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